

## 美、中在國際經貿領域的競爭與 合作(二)

●林向愷/國立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11年1月21日結束為期四天的對美國是訪問,然而兩國並未就 雙方經貿與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取得重大進展,人民幣匯率升值勢將持續延燒。美中經 貿問題始於中國長期對美國享有鉅額貿易順差。九○年代以來,不少先進國家的廠商採 取海外生產模式以降低生產成本。海外生產模式無論是採委外生產或海外直接投資的方 式,都會產生先進國家廠商以後進國家勞工替代先進國家勞工的現象以及貿易赤字問 題,導致先進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且不易解決。美國政府認為貿易巨幅逆差以及失業 率居高不下係根源於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故解決美中貿易失衡最有效方法就是迫使人民 幣升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10年4月12日赴華府出席「核武安全高峰會」與美國總 統歐巴馬會面時就強調,中國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不變,唯具體改 革措施需要考量中國經濟實際運作狀況,中國不會在外部壓力下進行改革。

為緩和外部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胡錦濤進一步指出人民幣升值亦解決不了當前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也解決不了美國失業問題;但中國願意採取措施增加自美進口商 品,以促進兩國貿易平衡。同時,中國希望美國能擴大對中國的商品出口,並盡速放寬 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限制。胡錦濤又於2010年11月11日在韓國首爾會見歐巴馬總統 時,表示中國願意繼續就雙方經貿問題與美國進行建設性溝通,尋找妥善解決分歧的辦 法。至於人民幣升值,胡錦濤再度強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只能循序漸進。由於中國並 未積極降低各種市場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s)以有效開放中國國內市場,人民幣升值不 能根本解決美中之間短期貿易問題。胡錦濤此次雖與美方達成多項採購協議,但不少美 國人士仍認為採購美國商品協議無法取代中國承諾不再操控人民幣匯率以補貼國內產 業;另根據美國民調,多數美國民眾仍認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將威脅美國就業市場而非 為美國創造新的投資機會。

過去,美國國會反對中國併購美國高科技公司以及石油公司,並說服歐盟不應解除 對中國武器禁運,反映美國國會對中國崛起的戒心。由於美國亦急於在氣候變遷與經貿 等議題上,與中國合作,顯示美國一方面避免為中國創造國際舞台以增加中國影響力; 另一方面美國避免對中國做太多的讓步,以免傷害美國世界領導的地位。2010年美國國



會期中選舉結果,更將讓美國國會對白宮的決策產牛重大的壓力,未來白宮勢必對美中 貿易失衡問題採取較強硬的措施。此時,中國若無法正視問題根源(即中國國內市場存 在極高的市場進入障礙),只有迫使美國藉由其貨幣與財政政策來解決國內失業問題。

為解決國內失業問題,美國聯準會(Fed)於11月3日宣布將採取第二波量化寬鬆貨 幣政策,預計在2011年6月1日前,以六千億美元買回美國政府公債進一步導引市場利率 下降,以刺激企業、家庭與個人的借款意願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由於目前美國的利率 水準已經很低,這些資金為尋找報酬率更高的投資機會,勢將流向美國國內股票市場以 及其他國家的資產市場,造成其他國家的貨幣被迫升值,美元貶值則有利於美國產品出 口。然而,四處流竄的資金亦會帶動各國資產價格上漲以及全球大宗物資價格走升,使 得美元貶值效果不易持久,不少人開始擔心此波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不僅會引發全球性物 價膨脹,更有可能形成資產泡沫。中國當然知道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穩定 所產生的衝擊,胡錦濤亦藉參加G20高峰會,向美方表達第二波量化寬鬆政策對全球經 濟體系衝擊的關切,並敦促美方未來採行類似貨幣政策時,應顧及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 家的利益。

金融海嘯後,不少美國企業、家庭與個人還忙著修補受創的資產負債表以及信用, 此時利率再低,也很難提升他們的借款意願,結果企業也不會因低利率而增加投資,創 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個人與家庭因失業率仍高,更不會增加消費支出。只要美國經濟活 動依然疲弱不振,寬鬆貨幣政策必定會對美國物價膨脹形成壓力。當資金到國外去尋找 投資機會時,美國主要貿易夥伴若阻止本國貨幣升值,則藉貶值創造出口的效果會大打 折扣。記得2009年1月至2010年3月Fed亦曾收購一兆七千億美元的美國公債與抵押貸款債 券,雖然美國經濟因而恢復成長,但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就可以看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對創造工作機會的效果有限。其實,只有當中國認知到不能單靠美國自行解決其國內失 業問題,國際共同解決機制才會出現討論空間。

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不能完全歸因於景氣不好,背後還有更值得注意的結構性因 素。先進國家高失業率反映的是先進國家海外生產模式所導致的全球貿易體系結構性失 衡。全球化趨勢下,相較於其他經濟體系,如:歐盟、日本、中國以及印度,美國政府 對其國內市場開放做得最徹底,而非關稅貿易障礙也最少;縱使面對不少經濟挑戰,美 國仍是最支持自由貿易的國家。歐盟以及日本雖亦降低進口商品關稅,但國內市場種種 僵固制度與非關稅貿易障礙仍然存在,美國產品仍不易自由進入,導致美國與歐日間的 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亦一直無法有效解決。至於印度、中國與巴西則以開發中國家身分, 為其在開放國內市場期程上取得較長的緩衝期,加上非關稅貿易障礙一直存在,讓先進 國家廠商更無法自由進入這些國家的國內市場,另一面,這些大型新興市場國家卻能無 障礙的將商品大量輸往先進國家,這種不對等的開放導致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長期出 現巨額貿易逆差。



美國於南韓首爾召開的G20高峰會,曾提出各主要國家經常帳盈餘應控制在該國 GDP某一比率的構想。然而,與會的其他國家領導人並未嚴肅面對。最後,美國提出的 經常帳預警機制雖獲與會各國認同,但高峰會並未就具體量化目標達成共識。若世界主 要國家無法體認美國經濟問題須以國際合作方式共同解決,美國失業問題有無可能引爆 一場貿易大戰?美國哈佛大學Kennedy School經濟學教授Kenneth Rogoff就在其一篇專欄 之中,指出各主要國家協助美國出口是解決美國經濟問題最佳的策略,若世界主要國家 不願負起責任,導致貿易大戰,可能會使全球化急速倒退;他並舉出美國產品不易出口 的其他結構性因素,如:德日人口老化,中國不合理的勞動條件以及不健全的社會安全 網,以及中東產油國對石油資源逐漸枯竭的疑慮。然而,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並非一朝 一夕就可完成。

當美國人民開始對自由貿易體制產生懷疑,甚至採取敵視的態度,保護主義將會再 度抬頭。一旦美國採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措施,對開發中國家出口的商品課徵高額關稅, 對世界各國都沒有好處。其實,解決美國貿易逆差最有效方法問題仍是國際共同解決, 透過外部壓力迫使參與的各國進行必要的改革以及政策調整;享有貿易盈餘的國家必須 排除國內眾多利益團體的壓力,消除非關稅貿易障礙所形成的不公平競爭環境,開放國 內市場鼓勵外來的競爭,否則這些國家對美國出口將採取自我設限的措施,而非以開發 中國家拖延改革。如此才能協助美國解決貿易失衡問題,而此對解決全球經貿體系失衡 問題要比寬鬆貨幣政策還更為有效。所以,若中國一再以開發中國家身分為藉口,拖延 國內市場的開放,導致美中貿易失衡問題持續存在,最後只有迫使美國採取必要的貨幣 或財政政策以降低國內失業率,美中貿易失衡的問題非但無法解決,反而增加全球經濟 體系運作的不確定性。

美中雙方對經濟發展看法與價值理念存在基本的差異,才是未來兩國經貿問題很難 獲取解決的原因。過去二十餘年,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導致不少人士認為「中國模式」 (或稱「北京共識」)可取代「美國模式」,所謂「北京共識」就是藉威權體制的行政 效率加上對國民基本工作權以及環境權的抑制,亦可造就快速經濟成長,而非一定要採 取「美國模式」(即「華盛頓共識」)。由於兩國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理念差異,未 來美中經濟問題的解決難度提高。只要中國持續發展,制度資本就愈來愈重要,而二十 世紀,美國政經實力係來自以「民主、自由與人權」為立國的核心價值,顯然此與中國 價值理念出現嚴重分歧。如果主要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價值理念差異很大,會導致跨國的 貿易成本升高,甚至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速度,結果中國商品的出口市場會受到影響。所 以,中國政府於未來開始調整其僵固與落後的價值理念,如此才能發展與主要貿易夥伴 間更密切的關係。

中國經濟強勢崛起,已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磁吸效應,此刻中國也應為世界秩 序的維護與改善做出貢獻,以行動維護現有國際秩序也等於維護中國在海外的利益。中



## 胡錦濤訪美與亞太局勢的變遷

國應該更多的思考價值理念的調整以及制度資本的累積。中國如果想讓國際社會更願意 接受中國,這種接受應該建立在友善對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而且理念的趨同將非 常有利於中國融入國際秩序。以此來看待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義。和平崛 起是一種承諾,正因為任何國家都可以作各種承諾,最後世人信不信還得取決於該國價 值理念與政經體制。假如世界主要國家相信中國是個異類國家,那麼他們在購買或使用 中國商品時就會有所顧忌,也不會相信「和平崛起」這種承諾。◆